

铁血诗魂铸襄阳

○黑山石

抵达襄阳古城时,秋雨初霁,城楼在氤氲雾气中静默如披甲将军,临江凝望。

抬眼望去,拱券式城门洞之上,重檐歇山顶的城楼巍然矗立,砖木构筑,金瓦琉璃,飞檐如翼,雕梁画栋。翘檐下,“襄阳”牌匾高悬,玄黑底色衬着金黄隶书,波磔分明,于古朴间透出凛然恢宏之气。

城垣上,秋风掠过,垛堞旗帜猎猎作响,一束阳光穿透云层裂隙,斑驳墙体上的翠绿青苔覆上橘黄光晕。青砖间深深浅浅的裂缝,似在向世人低语这里曾经的风云际会。

对襄阳,我一直怀着感恩之情。史书记载,东晋孝武帝曾以襄阳为中心,侨置雍州安置避难流民。雍州即今日陕西一带,我正是地道的陕西人。祖辈避难流离,得襄阳收留厚恩,后人理当铭记。在我心中,襄阳便是另一个故乡。

唐代诗人孟浩然与张继皆为襄阳人,孟浩然的《春晓》《过故人庄》、张继的《枫桥夜泊》等,都是唐诗名篇。能在诗人曾生活过的土地上,寻求与古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获得心灵的宁静与慰藉,既愉悦又令人期待。于是,我便踏上了襄阳这片神奇而富有诗意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襄阳以“襄樊”之名投身工业化浪潮,建成中国三大国家级汽车试验场之一,富

康轿车、神龙轿车及东风轻卡等大众熟知的汽车均在此生产下线,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基地。年少时,我常目睹一辆辆崭新汽车在通往省城的国道上奔驰而过,“汽车之城”的印象就此深植于年少记忆。直至2010年,为尊重城市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认同,襄樊市复称襄阳市,这座古城再度与悠久名号相认。

拾级而上,站立在古城墙上,北面是宽阔汉江,浩浩东流,气象万千,时有白琵鹭、黑鹳等水鸟迎风翻飞、自由翱翔;东北方向,那座让我驻足良久的便是汉江一桥。

汉江一桥两侧,长虹大桥、卧龙大桥等十余座现代化桥梁形态各异,如虹卧波,斜拉索模拟巨琴弦,在宽阔汉江上演奏悦耳乐章。它们沉默横跨江面,当我想到脚下奔流的仍是千年之前的汉江水时,跨越时代的连接感油然而生。

我倚着冰凉垛堞向下望去,三国鼎立之时,魏、蜀、吴皆曾渴望将此城纳入版图。公元219年,关羽在襄阳、樊城水淹曹军于禁七军,为蜀汉夺得襄阳,光复汉室指日可待。曹操闻之大惊,一度考虑迁都避其锋芒。

漫步古城墙,《铁血丹心》激越旋律浸入耳际,瞬间将我拉入金庸笔下的侠义时空——虽为文学虚构,却精准捕捉了这方城池的精神内核。

历史上,襄阳确曾上演类似

守城壮举。宋元时期,南宋名将吕文德、吕文焕凭借襄阳夹汉水、地险城固的地形,以数万兵力与民众对抗十余万蒙古铁骑,长达六年,传为佳话。更早之前,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攻打襄阳,晋平西将军朱熹之妻、朱序之母韩夫人率家婢与城中妇女,在西北角旧城加紧修筑二十余丈新城,协助朱序守城御敌,书写下保家卫国的英勇篇章。

今人怀其德、念其功,于城墙西北隅的四角凉亭中立韩夫人汉白玉雕像。她身着披风,手握佩剑,目光坚毅,不怒自威,胸中自有甲兵万千。游人见此凛然之姿,无不发出由衷敬仰与赞叹。后人赞誉:“如此金汤固,长存粉黛名。”读罢诗句,再望她执剑而立的坚毅侧影,我才明白,“铁打的襄阳”风骨里,原来也熔铸着这般不可摧折的柔韧。

精神丰碑之外,更有铁血实物为证。城墙维修时出土的一尊铸铁炮,如今静静安放在城墙垛口,岁月风雨已让它锈迹斑斑,抚触赭红色炮身,温润光滑如包浆。

襄阳形胜,向来为诗家所钟情。孟浩然、张继、皮日休等襄阳诗人,以笔为舟,以诗为帆,将家乡幽静的鹿门山、巍峨的岷山、浩荡的汉江,以及堕泪碑、习家池等名胜,一一融入诗篇。“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竹屏风下登山屐,十宿高阳忘却回”,这些诗句

成为山水间永恒的回响。

半城烟火半城诗,我沉醉其中不愿归去。

汉江边的校园在节假日提供免费停车服务,让我倍感温馨,仿佛回到自家老院子一般。取车时,操场的演讲台前一字排开着几块书写着“声韵启蒙”的标牌。“天对地,室对家,落日对流霞……生有光辉照日月,死留正气壮山河”,家国情怀与绵长文脉仍在汉江之滨赓续。

每天清晨,校园里稚子诵读“声韵启蒙”的清音,与智能新车下线时操作工程师的欢笑声相互和鸣,共同奏响这座古城最动听的音符。

排了近半小时的队,我才买到襄阳的非遗红糖饼。轻嚼一口,甜意直入心脾,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这甜,是曾经收留祖辈的厚恩,是襄阳瑰丽诗文的回甘,更似“铁打的襄阳”在千年风霜后,留给我的关于家国与传承的绵长余韵。

返程时,回头南望,暖橙色的夕阳为古城披上金装,“北门锁钥”四个大字在暮色中更显古朴厚重。街巷里烟火升腾,小吃摊的香气与历史的沧桑感交织弥漫,与壮美的晚霞融为一体。

驱车驶上长虹大桥时,已是华灯初上。夜色中的古城,墙头的灯火与江上的桥灯融成一片,分不清哪是古代的渔火,哪是现代的光河。唯有红糖饼的甜意,还留在唇齿之间,久久不散。

九头松

○梅一梵

今生今世它是一棵九头松,来生来世它仍旧是一棵九头松。

一架百米吊桥将我送往红岩河对岸,送到许家山古村落的鹰嘴崖上,停在一棵名为九头松的树下。

此刻,它正以磅礴的臂膀、雄奇的生命力向四面八方拓展疆域。虬枝盘曲,树干如覆盔甲;一簇簇烛状松花黄里透粉、粉里透白,棕褐色的松球像层层裹紧的莲瓣,丰腴肥硕。在梧桐花与莽莽苍山的映衬下,它犹如古老的神祇,幽邃而充满奇幻色彩。九根紧密相依的粗壮枝干,恰似九条凝势蓄力、向天际蒸腾的巨龙。远远望去,似与天地遥相呼应,又仿佛形单影只,孑然独立。

一只鹰在它头顶上空久久盘旋,旋而不落,飞而不移,如铆钉般钉住天地与宇宙,而九头松正是它强而有力的支点。

细细端详,只见它长得七扭八歪、毫无规矩秩序,不成体统,也不合乎“材用”的律法。实在算不上一棵“好树”,更成不了一根“好木头”。

若一斧头将它撂倒,做连枷不成,做扬叉不成,做犁杖、牛轭、风车、梯子、背架拐把不成,做桌椅板凳不成,就连做柱头、椽子、檩条、挑梁、檐枋、板挂瓦条也不成。

曾有人腰别斧头,站在树下左瞅右瞅、东瞧西看,躬身望、蹲下来打量,甚至把脑袋贴近地面、耳朵贴向泥土,透过九条龙般缠结的枝丫——枝丫间似密不透风——仰面直勾勾瞅了老半天,最终摇头离去。又有人腰别斧头,重复同样的动作,也摇头走了。

斗转星移,日月更替。尽管它也想如周围的树那般,长得端正挺直、风流挺拔,成为可用之材、栋梁之器,可先天的“资质不足”与后天的“情商匮乏”,限制了它的想象与生长。仍旧没人看中它的任何部位——哪怕砍一截回家做扁担、锅盖、木盆、水桶、棒槌、猪食槽,再不济做个门槛、擀面杖,掏个蜂巢、碓窝、水瓢也好啊!锄头把?斧头把?镰刀把?实在不行,做个粪桶、粪马勺,也不枉活一世啊。

唉,命啊!不成器的东西,扶不上墙的烂泥。

人有人的命,树有树的命,天有天的命。

也幸好它长得七扭八歪。千百年后的今天,满山的树砍了一茬又一茬,枯荣交替,繁衍不息,它却仍旧杵在山的豁口、风的豁口、时间的豁口、宇宙的豁口,不缺斤短两,不缺胳膊少腿,甚至长成了三四人不能合围的古树。因年代久远,它看上去有些光怪陆离、深邃幽冥,却依旧葱葱茏茏地站着,孤零零地站着——把自己站成鹰的铁翅与锐喙,站成天空的彼岸、天际的渡口,站成人们心中仰望的目标。

一年四季,它扛风、沐雨、承雷、饮雪。

仿佛从未参与过万物的生长繁衍,也从未参与过万物的枯萎凋零,从来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限制或影响。

今生今世它是一棵九头松,来生来世它仍旧是一棵九头松。春开花,夏坐果,秋天呢?秋天一边吹风一边结籽;冬天呢?冬天万物萧瑟,冰雪凛冽,那呆萌的松鼠“哧溜”一下爬上来,将一颗颗饱满的松子捧在掌心,嘴唇蠕动着,窸窸窣窣地细嚼慢品。雪落下来,温柔地落下来;天似也落下来,温柔地落下来。天空冷硬的冰蓝,一望无际的冰蓝,一场由冰蓝浇筑而成的现实主义风暴,将命运本身的经历与体验、内涵与意义,诠释得如此洁净而完美。

此刻,它仿佛意识到我才刚到来就要离去,便一个劲地将苦闷与荒寂往天上迸溅,朝四面八方扑腾、泼洒——那模样宛如一朵即将炸裂的蘑菇云,似乎就要冲破天空中冰蓝色的海盗帆樯,或是那野茫茫的界碑。然而,在经历了内心的喧哗腾器、崩裂重塑后,它又渐渐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的它,愈发显得干云蔽日、蔚为大观,周身流动着温软的光、细柔的光、破天荒的光。

天,站在太阳之上,站在天的冰蓝色拱顶——那蓝天与白云交织的冰蓝色拱顶,正用冰蓝色的眼眸、清透澄澈的眼眸,打量着九头松,也打量着被一抹冰蓝色萦绕的我。

诗 歌 苑

餐桌 ○杨菁

它的用途在不经意间远远超过了用餐本身岁月里,它是唯一超负荷的存在

“如果,我们足够相爱就会围坐一起,吃很多顿饭”

十年了,掐指一算很多东西都被弄脏了,用旧了幸好每天都有人在擦拭和清洁那么多肉眼见不到的微尘落在餐桌上,同样地也落在我们的发梢上

像是一列火车,起初运载着短暂的甜蜜与欢笑后来进入生活的底部便有了诸如沉默、隐忍、眼泪和爆发

餐桌上,起初是两个人后来是三个人生活的要义可能在于总是给予我们纠错的机会总是让我们无数次擦亮自己也让我们无数次照见对方

四月

○苏桓稼

开始打喷嚏。我歉意地说,养猫嘛,甜蜜的负担。

它睡着时呼吸起伏,像海面上缓缓涨落的潮水。阳光从窗帘缝漏进来,照在它背上,那些灰白的毛在光里变成了金色。不知不觉,我看着它长到了一岁。

虽然“四月”给了我宁静,但生活的琐事一件件堆叠,让人无从预料。有段时间,我的脾气越来越差。

“四月”也发情了,不停地叫。叫声尖锐而执拗,一声声刷着人的神经,几乎耗尽我的耐心。我知道这烦躁本与无辜的“四月”无关,而是来自别处,但我还是拉开门,把它抱出去,关在了门外。

我一整夜没睡好,脑子里全是它的影子。第二天一早便去找它。我喊它的名字,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撞来撞去,又散到楼外的风里。可哪里都没有它。

我心事重重。工作路过宠物店,看见橱窗里的猫,总会停下来多看两眼。是的,“四月”于我已是一种寄托。它用自己的方式闯入我

的世界,伸个长长的懒腰,又用脑袋蹭我的脚腕。只要有它在,仿佛我就能找回天真与安宁。

直到第五天傍晚,我回来时看见隔壁阿姨站在楼道里,怀里抱着“四月”。它瘦了很多,原本圆滚滚的身子瘪了下去。它看见我的一瞬间,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后来阿姨告诉我,“四月”那几天一直在附近转悠,怕生,大多数时候躲在停车场的角落。

我连忙抱它回去。它在我怀里蹭了蹭,很快就在猫窝里睡着了。四条腿蜷在肚子下面,尾巴绕到身前,偶尔耳朵动一下,像在梦里听见了什么。我不知道猫会不会做梦,但如果会,它梦见的应该是猫粮、罐头,还有窗台上那只怎么也抓不住的鸟。

我伸出手,放在它的背上。它没有醒,只是喉咙里又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窗外有风穿过,老槐树的树冠沙沙作响。“四月”仍和我一起,在琐碎的日子里寻找暖意。有时我找它玩,叫它一声,它抬头看我一眼,却不动。再叫,它把脑袋转过去,假装没听见。我抱它,它就勉为其难地让我抱一会儿,又挣扎着跳下去。从不谄媚,有自己的节奏——这是它的脾气。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留意以前不曾注意的事物。阳台的角

落有一块墙皮返潮,每年四月便洇出深色的水渍,边缘缓慢地向外浸染。我从客厅挪了一盆绿萝过去,搁在旁边。绿萝不挑地方,垂下来的藤蔓一天天伸长,渐渐遮住了那片痕迹。我偶尔浇水,偶尔忘记。

有一天下午,我在家读书。“四月”不关心我翻到了哪一页,跑来跑去,不知在追什么。我读到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写道:“美景之美,在其忧伤。”书里反复说着“呼愁”——那是一座城市的愁,是废墟、黑白的街道。帕慕克说,这愁绪并非抑郁,而是一种欣然接受溃败与衰落之后的平静。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雾气就这样跨越万水千山,飘到了我的家园。钢琴声从隔壁穿透墙壁,音符在空中久久悬浮。也许生活就是一次次延宕的回答:再等等。又或许是:算了吧。所谓希望,不也正是如此。

不知不觉间,窗外的光线黯淡下去。书页上的字迹渐渐模糊。“四月”不知何时也安静下来,趴在我的脚边,眼睛在暮色里泛着幽蓝的光。

暮色从树梢开始垂落。远处钟楼的灯亮了起来,淡淡映照在天幕上。我们就这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彼此的心情里,找到了那一片可称之为宿命的灯火。

这失而复得的灯火。